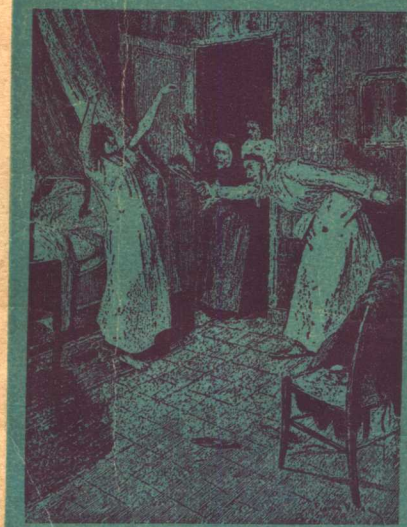


人間喜劇

畢愛麗黛

巴爾扎克著 · 高名凱譯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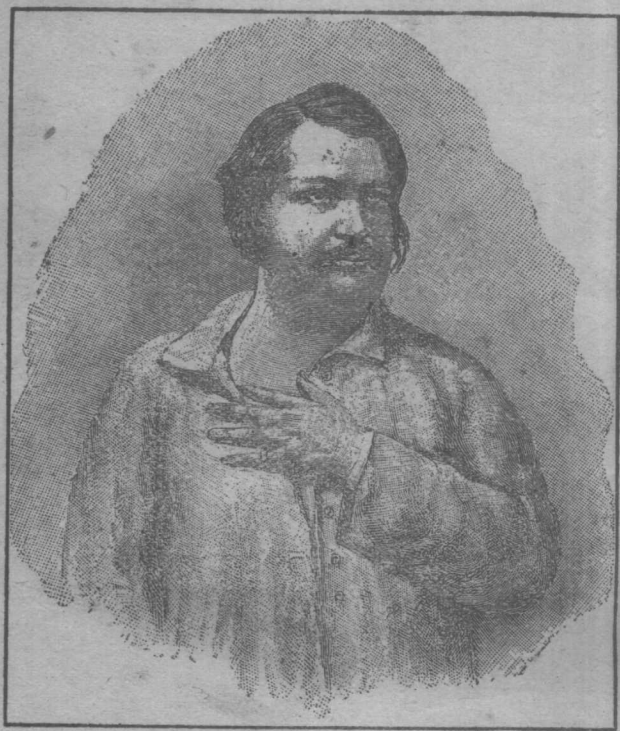
外省生活之場景

人 間 喜 劇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畢 愛 麗 黛

著 者	巴 爾 扎 克
譯 者	高 名 凱
發 行 人	俞 鴻 模
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 上海中央街二四號三二一室 北京宣內智義伯大寓一五號
印 刷 者	光 藝 印 刷 廠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刊 行 期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再版

★ 有 版 權 ★

總 (07) 巴 外 (02) (1501—3500)



巴爾扎克畫像



巴爾扎克著 人間喜劇

十九世紀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高爾基曾稱之爲「世界上最偉大的導師」，和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是人類三座紀念碑」。恩格斯也稱「他是偉大現實主義的藝術家……他的偉大的著作，是不斷的對於崩潰得不可救藥的高等社會的輓歌」。

巴爾扎克給他自己的小說起了一個總名，叫做「人間喜劇」包括五十多部小說，他又將它們分成五個場景：私人

生活之場景、外省生活之場景、巴黎生活之場景、政治生活之場景、軍隊生活之場景等；其中人物，上至王公貴族，學者政客，下至淫娃蕩婦，販夫走卒，應有盡有；其描寫範圍之廣，堪稱世界文學史上第一。現「外省生活之場景」均已出齊，排印考究，裝幀精美，各書均附原版插圖多幅，極爲名貴。

外省生活之場景

高名凱譯

杜爾的教士(獨身者三部作之一)	3.40	葛蘭德·歐琴妮	8.80
畢愛麗黛(獨身者三部作之二)	6.00	幽谷百合	12.00
單身漢的家事(獨身者三部作之三)	12.00	老小姐	5.80
兩詩人(幻滅之一)	6.00	古物陳列室	6.80
外省偉人在巴黎(幻滅之二)	14.00	米露埃·雨兒臂	11.50
發明家的苦惱(幻滅之三)	8.40	地區的才女 (附：聞人高笛酒)	11.00

★ 全十二冊 \$105.20

★ 合購特價一百元 ★

海燕書店刊行

CAG41/06

820(52)
77154
2

人 間 喜 劇

畢 愛 麗 黛

(獨身者三部之二)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巴 爾 扎 克 著 · 高 名 凱 譯

海 燕 書 店 刊 行

• 1949 •

獻給 韓斯迦·得·安娜小姐

親愛的孩子，您是全家的快樂的源泉，您那白色或紅色的圍巾飄蕩在夏天的維埃楚尼亞的山中，好像您的父母的鍾情的眼睛所注視的燐火一樣，我怎麼會把這滿充哀怨的故事獻給您呢？我不是得告訴您一些像您這樣被人敬愛的少女所永遠不能認識的不幸嗎？因為您的美麗的纖手總有一日可以撫慰他們。在我們的風俗史中，安娜，給您找一個值得讓您過目的故事是太不容易了，我沒有法子選擇；但是，當您念讀我給您送去的這部書的時候，也許您會覺得您是如何的幸運。原來送給您書的正是

您的老朋友

得·巴爾扎克

一八二七年十月的一個清晨，一位年紀差不多十六歲穿着可以讓近代語稱為無產階級的服裝的青年，停留在低普魯凡的一個小廣場上。這時刻，他可以端詳着座落在這塊長方形廣場上的不同的房屋，而不至於被人發覺。普魯凡各河流旁岸的磨坊已經開始工作了。陸續不斷的高城的回音協和着新鮮的空氣和薩麗的晨曦，可以表露出讓人聽到一里外大路上的郵車鐵屑聲的岑寂的深度。一叢菩提樹所分隔的兩排房屋呈現着那些象徵中產階級所有的和平安定的生活的素樸的建築。這地方沒有任何的商業的痕跡。人家好不容易才可以看見到富人的華麗的車門！如果有這些車門的話，他們也很少是依着門框的鉸鏈轉動的，除非不能不為業務上的關係而設備的馬爾登醫生的兩輪輕車的車門以外。有的房屋的正面是由葡萄藤來裝飾的，有的則是一直攀爬到第二層在十字窗上用稀有的厚叢來散佈香氣的高莖薔薇。這廣場的一端幾乎是接着低城的大街。另外的一端是跟一條和這大街平行的街道為界的，他的花園一直伸展到灌溉普魯凡的溪谷的兩岸。這一端是廣場最平靜的地方，年青的工人就在這裏認識了人家所告訴他的那間房子：正面是白石砌成

的，凹形的線條劃分出階層，那裏有裝飾漆成黃色的玫瑰花形的小鐵陽臺的窗戶，是由灰色百葉窗關閉的。在這地面層和第二層樓所構成的正面樓上面，三個屋頂樓的天窗射出一個青石磚的屋蓋，一個新的驗風機在一個屋形的尖端上轉動着。這個近代的驗風機是按照一個射擊野兔的獵夫的形狀製造的。人家是由三個石階走上一個邊門的。門的一邊，一隻錫管的尾端在一個小水溝的上面噴吐着家用的水，這說明這地方就是廚房。門的另外一邊，在灰色遮牆板所關閉的兩個窗戶的中心切有一個孔洞，可以透進一些陽光，這似乎可以說明這一間房子就是飯廳。和三個石階等齊的高臺，在每一個窗戶的下面都可以看出通風眼，是由漆過的鐵皮所造的小門關上的，由類似切開的窟窿鑲繫的。整個是新的。在這所翻蓋而尚顯得新穎奢侈的房子和其他一切老房子的外觀的對照之中，一位觀察家就可以馬上猜想出退休的小商人的庸俗的思想和他的得意的完滿。年青人就用悲喜交集的情緒來觀看這些細節：他的眼睛用一個表露決心的動作從廚房看到屋頂樓。玫瑰色的晨曦在一間倉庫的窗上顯示出一張別的天窗所沒有的棉布窗簾。那時候年青人的姿勢就變成完全快樂的，他退了幾步，靠在一棵菩提樹上，口中唱起歌來。歌調是西方的人民所特別練習的，是給我們製下許多美煥的樂調的布魯吉爾所印行的布列顛的浪漫斯。在布列顛，鄉村的年青人都對新婚夫婦在結婚那一天唱這一首歌：

我們來禱祝您的新婚幸福，

慶祝您的新官人，

同時兼着慶祝您。

人家來給您，我們的新娘子，

用條不解的金鍊，

把您的一生懸聯。

您不能再跳舞，再跟大夥玩，

您得在家看房子，

我們卻隨便的去。

您懂得您必須對您的丈夫，

永遠的表示忠實，

一味的對他愛惜。

請接納我所獻給您的花束。

嗶嘰！您的空快樂

將要與花同謝落。

這民族的音樂是和沙都勃里昂爲妹妹他還想到你嗎而編製的樂調一樣的柔美，在香檳省的小城勃里中間唱了起來，在一位布列顛女人看來，應當是一個值得高傲的回憶，因爲他很忠實的描繪這個古老而高貴的國度的風俗，純樸和景物。在那裏統治着我也說不出來的一種由於看到感人極深的實在的生活所生的悲哀。這種用親熱而快樂的節奏來喚醒嚴肅溫和而悲愁的景象，如果我們認爲「迷信」是指民衆的毀滅所殘留的和革命的遺存的一切的話，這難道不就是民間的流行曲，音樂的迷信嗎？唱了第一節變調之後，不斷察視屋頂樓的窗簾的工人卻在那裏看不到任何的動靜。當他唱第二節的時候，棉布窗簾就動蕩了。當他唱過「請接納我所獻給您的花束」這一句之後，一位少女的臉孔就出現了一隻白皙的纖手謹慎的打開了十字窗，少女用點頭來給這位旅客致敬行禮，這時候他正結束了用下面兩句簡單的詩章所表達出來的幽怨的思想：

噯哟！您的空快樂

將要與花同謝落。

工人突然從衣兜裏拿出了一朵全布列顛開名的金黃色的花，無疑的這是從不常見這花的勃麗的田野間採到的金雀花。

『是您嗎，布里古！』少女低聲的說。

『是的，畢愛麗黛，是的。我在巴黎，我正在舉行一個法蘭西全國的旅行；但是我能够住在這裏，因為您在這兒。』

正在這個時刻，啓閉窗門的鐵梗忽然在第二層樓畢愛麗黛房子的下面的房子裏發響。這位布列顛女人就表現出最劇烈的恐懼而對布里古說：

『您走罷！』

工人好像一隻受驚的青蛙似的躲到有一隻磨坊使這條街轉入低城的幹路大街的拐灣裏；但是，無論如何的敏捷，他那加織的鞋子卻在普魯凡的小鋪石路上回響着，產生了一道容易從磨坊的音樂中分別出來，能

够被開窗的人聽見的聲音。

開窗的是一個女人。任何人都不会從早晨的甜夢中醒來傾聽一位穿短衣的詩人的歌唱；只有一位少女聽到情歌纔會醒來的。當她用蝙蝠一般的姿勢開展了她的百葉窗的時候，她就各方向的探視，她只輕微的聽到布里克逃走的空泛的步音。還有東西可以比看見一位醜陋的老處女早晨在窗口出現來得更可怕嗎？在一切旅行人於穿行小城市時所能得到快樂的奇異的景象之中，這不是最殺風景的嗎？這是太悲慘的，太可惡的，使人啼笑皆非。這位有如此靈敏耳朵的老處女沒有任何的技巧來裝飾：她沒有假髮，也沒有小頸圈。她戴了女人們用來包護後腦的這樣可怕的小黑紗袋，這黑紗袋蓋住了因為睡眠的動作而掀起的睡帽。這種混亂的情形使這隻腦袋顯得嚇人的，是畫家們等清要給女巫畫上的。鬢角，耳朵和頸窩都是不太隱存的，可以使人看出他們的乾枯的格調；他們的僵硬的皺紋互相用離於入眼的紅色呼應着，捲曲的線索所打結在頸項之上的短袖衣的半白的顏色使其顯得更為清晰。這件短袖衣的半開的樣子顯露出一隻可以和不顧醜陋的鄉下女人相比擬的胸脯。消瘦的手臂好像是可以安放布塊的木棍。從她的十字窗上看去，這位小姐好像是偉大的，因為她有力氣，她的臉孔是寬闊的，頗似某些瑞士女人的奇異的豐厚。她那整個缺乏曲線的身姿的特性是線條乾燥，色調酸澀，可以使相士生厭的不生感覺。這些看得見的表情平常是由一種商業的微笑，中產階級的愚蠢來改善的，這種中產階級的愚蠢裝得這樣的仁慈，甚至於使那些和這位小姐生活在一起的人們都很容易把

她看做一個好人。這房子是她和她的兄弟共有的。兄弟非常安靜的睡在臥室裏，音樂廳的奏樂都不能吵醒他，然而這音樂的音階實在是非常著名的！這位老小姐把頭探出窗外，舉起灰藍而冰冷的小眼睛，望着屋頂樓，眼睫短縮而插在差不多老是腫脹的眼皮之上；她想法子看畢愛麗黛；但是，知道這舉動的失效之後，她又退回房裏來，她的動作好像是伸出甲殼而又縮回的龜頭的轉動一般。百葉窗又關上了，廣場的岑寂又只能被來臨的鄉下人和幹早活的人所攪擾。家裏有一位老小姐的時候，守衛的狗是沒有用處的；沒有任何的事情不會被她看見，被她解說，被她引出一切的可能性的結論。所以，這種情況可以使人設想許多嚴重的假定，可以打開家庭之中的隱蔽的戲劇，爲着嚴守祕密起見，這些戲劇並不是不可怕的，如果您允許我在這家庭的內幕應用戲劇這個字眼的話。

畢愛麗黛不再睡了。在她方面，布里古的光臨是一樁大事。夜晚是不幸的人的伊甸樂園，她在夜裏避免了煩躁，解除了白天所得擔負的憂念。好像是我也不知道那一曲德意志小歌或是俄羅斯小調之中的英雄一樣，睡眠似乎是她快樂的生活，白天似乎是她的惡夢。三年了，她才第一次開始有一個愜意的醒覺。童年的回憶悲哀的在她的靈魂之中歌唱着他們的詩章。第一闕小調她是在夢中聽到的，第二闕小調把她從夢中突然醒來，第三闕小調讓她懷疑了不幸的人都是聖杜馬士的信徒。聽了第四闕小調，她就赤着腳穿着襯衫走到她的十字窗口，她認出是她的童年友伴布里古。啊！這明明是這件帶有突然切斷的衣裙的短衣，口袋一直在腰部下

而搖蕩，布列顛的古典的藍呢布的短衣，粗盧昂布的背心，由背心而閉緊的襯衫，捲着的大領，髮環，粗鞋，因為線條的長度而褪色的未經漂洗過的藍布襯，還有一切構成一位窮苦布列顛人的風尚的好壞的物品。背心上和短衣上的白角卸使畢愛麗黛的心跳動。看見了金雀花的花束，她的眼睛不覺潮溼而流淚了，然後，一個恐懼的情緒就在她的靈魂中壓制着一時凋謝了的回憶的花朵。她想她的表姊一定聽見她起床，聽見她走到十字窗口，她猜想這位老小姐，而給布里古做了恐怖的記號，這位年青的布列顛人也一點兒沒有懂得的忙著聽從她。這本能的服從不是可以描寫這地上一世紀一世紀的都有這麼一個天真而絕對的情感，在這地上每一百年都兩三次的煥發着這種感情就好像是沉香給美麗的伊索拉所開的花朵嗎？看見布里古逃走的人一定會崇拜最天真的感情的最天真的英雄主義。布里古·約克是配得上剛剛完結十四歲年齡的洛蘭·畢愛麗黛。這兩位孩子！畢愛麗黛看見他舉起脚步，他的姿勢所給她傳達的恐懼，不禁流下淚來。她就回來坐在一張破舊的靠椅上。這靠椅是在一張下面有一面鏡子的小幅圖畫的對面。她曲肱而依，雙手抱着腦袋，沉思了一個鐘頭，回憶到馬勒，朋腦埃爾鎮，在湖上坐着小約克給她用柳枝編成的小船所舉行的危險的旅行，祖父和祖母的老臉孔，母親的苦楚的頭部和布里古少校的美麗的身姿，總之，一個無憂無慮的童年！這還是一個夢：在灰色的基礎上所有的光煥的快樂，她的美髮被睡眠時所揉搓的小帽弄得蓬蓬亂亂的，這頂帽子是她自己用光滑的棉布和摺帶製造的，在髮角的兩邊，每邊都有從灰色捲髮紙裏露出來的髮環。腦袋的後面掛着一條散開的粗辮子。

臉色的奇異的潔白表現出醫學上所甘美稱呼的萎黃病的一種可怕的處女的疾病，這種病可以滅除身體的自然顏色，擾攪食慾而宣告身體器官的極度的混亂。這生蠟的色調存在於整個的膚色之中。枯草一般顏色的頸項和肩膀可以解釋投向在前而又着的手臂的衰弱。畢愛麗黛的脚似乎是因為疾病而消瘦的。她的襯衫只垂到膝部為止，可以讓人看見疲憊的肌肉，藍色的血管，貧弱的膚色。打擊她的寒氣使她的嘴唇變成美麗的紫蘿蘭一般的顏色。揪住她那相當雅緻的小嘴的悲慘的微笑可以使她露出一排和精細的象牙一般的牙齒，這些些透明的牙齒，剛剛好配上她那細緻的耳朵，略帶尖形而漂亮的鼻子，圓圓而纖嫩的臉孔。這動人的臉孔的整個的生氣就是存在於她的眼睛之中，虹膜是西班牙煙草的顏色而帶有黑斑的，在深沉而活潑的瞳孔周圍發出黃金一般的光線。畢愛麗黛應當是曾經快樂過的，然而她卻是悲哀的。她那失掉的快樂還遺留在眼睛輪廓的活潑的神色，額頭的天真的溫雅和短縮的領部的中肉上。她的眼睛就好像是畫筆一般的用苦痛畫在她那改變了的面頰上。過乎寬大的眼白又使身姿的紋路和細節變得非常的潔淨。耳朵是雕刻的小傑作。您也許要說是畫母石的。畢愛麗黛的苦痛是多方面的。也許您要知道她的歷史，下面就是她的經歷。

畢愛麗黛的母親是普魯凡地方奧夫萊家的一位小姐，她是這所房子的現在所有人的母親羅格郎夫人的異母姊妹。

奧夫萊先生第一次於十八歲的時候結婚，六十九歲的時候，他又訂了第二次的婚約，第一張鴛鴦床給他

生出了唯一的一個相當醜的女兒，十六歲嫁給普魯凡，一位姓羅格郎的旅館主人爲妻。

第二張的鴛鴦床也給這位好好先生奧夫萊生出了一位女兒，然而卻是美艷動人的。所以，在這相當奇異的情形之下，奧夫萊先生的兩位女兒的年紀就未免相去太遠了：後妻的女兒出生的時候前妻的女兒卻已經五十歲了。當這位老父親給她生出一個妹妹的時候，羅格郎夫人已經有兩位成年的孩子了。

風流老頭兒的女兒在十八歲的時候，就如願嫁給一位姓爲洛蘭的軍官，皇家禁衛軍的上尉。戀愛常常使人有野心。希望迅速陞爲中校的上尉加入了隊伍。當大隊隊長和他的妻子相當滿意的收到奧夫萊夫婦所給他們的津貼費，隨着和戰局面的演變而輪流的住在巴黎和德意志的時候，普魯凡的老雜貨商就於八十八歲的高齡死去，沒有時間讓他準備任何關於遺囑的事情。好好先生的承繼是由旅館主人和他的妻子這樣巧妙的進行着，他們甚至於吸收了最大的部分，只給奧夫萊好好先生的寡婦留下死者的房屋和幾畝土地。這位寡婦就是小洛蘭夫人的母親，當她丈夫死的時候只有三十八歲的年紀。正如大多數的寡婦一樣，她有惡劣的醜的念頭。她把依據婚約所得到的土地和房產賣給她的丈夫的前妻的女兒老羅格郎夫人，希望能夠嫁給一位姓納路的醫生，這醫生就是吞沒她的財富的人。兩年之後，她就因爲悲傷窮困而死去了。

所以洛蘭夫人所能得到的奧夫萊的承繼大部分都損失去，只剩下差不多八千佛郎的數目。洛蘭少校在孟特羅戰場上殉難，給年紀二十一歲的寡婦留下擔負一個十四個月的小女兒的生活的責任，沒有任何財

產，除了她有權領取的撫恤金和座落在馬勒地方王地的郊鎮朋腦埃爾的小販老洛蘭先生夫婦的未來的遺產以外。這兩位老洛蘭夫婦是死去的軍官的父母，也就是洛蘭·畢愛麗黛的祖父母，他們售賣建築上所必要的木料、青石磚、瓦、管幹等等。也許是因為無能，也許是因為不幸，他們的生意並不順利，好容易才能够得維持生活。一八一四年的事變所產生的南特著名的高林納公司的破產使殖民地糧食的價格忽然發生下跌的現象，也就這樣的奪去了他們在這公司所投放的八萬佛郎。所以他們的兒媳婦很受他們的歡迎。少校的寡婦帶來八百佛郎撫恤津貼費，這在朋腦埃爾是一個極大的數目。她的姊夫和她的姊姊羅格郎夫婦在成千的隔離手續之後給她寄來的八千佛郎，她都把他交托給老洛蘭夫婦而拿到他們在南特所有的那所租價一百厄古好容易值得一萬佛郎的小房子做為這筆款的抵押品。

年青洛蘭夫人就在她的母親悲慘再醮的三年之後，差不多和她同時於一八一九年死去。老奧夫萊和他的年青妻子的孩子是虛弱的，瘦小的，多病的。馬勒的潮溼空氣不宜於她的身體。她丈夫的家庭為着挽留她起見就遊說她說在全世界之上她再找不到任何比馬勒更衛生更合宜的地方，沙勒特曾在馬勒有過許多的開發。她是這樣的被人款待，被人照顧，被人阿諛，這一個死亡甚至於是老洛蘭夫婦的一個大榮譽。有一些人認為一位老王地人，一位曾在沙勒特、梅爾西爾、孟杜蘭侯爵和格尼克男爵手下服務對共和國戰爭的鐵血的人物布里克是這位年青洛蘭夫人的忍從的大部分的原因。如果是真的話，這一定是一個溺愛而忠實的靈魂。朋腦